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五十三 經部

詩本義卷十

宋 歐陽修 撰

文王

論曰嗚呼語有之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豈虚言也哉文王之甚盛德所以賢於湯武者事殷之大節爾而後世誣其與紂並立而稱王原其始蓋出於疑似之言而衆說咻然附益之遂為世惑可不慎哉泰誓曰惟十有

一年師渡孟津武成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此所謂疑似之言也而毛鄭於詩謂文王天命之以為王又謂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天下歸者四十餘國說者因以為受命之年乃改元而稱王由是以來司馬遷史記及諸讖緯符命恠妄之說不勝其多本欲譽文王而尊之其實積毀之言也然而學者可以斷然而不惑者以孔子之言為信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一言者楊子所謂衆辭淆亂質諸聖者也至於虞芮

質成毛鄭之説雖疑過實然考傳及箋初無改元稱王之事未害文王之為文王也惟雅之序言文王受命毛以為受天命而王天下鄭又謂天命之以為王云者惑後學之尤甚者也詩人之意以謂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攻伐諸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且詩人述作周之業歸功於其

父而言國之興也有命自天此古今之常理初無怪妄之説也書曰天之歴數在爾躬又曰天既訖殷命又曰勦絶天命之類其言甚多葢古人於興亡之際必推天以為言者尊天命也如毛鄭之注文王則是天諄諄命西伯稱王爾此所以失詩本義而使諸家得肆其怪妄也説者但言殷末滅時文王自稱王於一國之中理已為不可況毛鄭於此詩言商之子孫衆多有國者皆在文王九服之中又言殷之諸侯來助文王祭者皆自服

殷之服此二者皆是殷已滅之事若如毛鄭之說是文王已滅殷而盡有天下矣此又厚誣文王之甚者也詩曰於緝熙敬止詩屢言緝熙毛鄭嘗以為光明不知其何據也爾雅云緝熙光也爾雅非聖人之書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之言爾凡引爾雅者本謂旁取他書以正說詩之失若爾雅止是纂集說詩博士之言則何煩復引也頌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毛鄭說以為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

此穿鑿之尤甚者許慎說文熙燥也孔安國傳尚書熙廣也他書或訓為安或訓為和隨文義各自不同而此熙訓廣近是矣緝績也績者接續而成功也緝熙云者接續而增廣之也駿命不易當音難易之易

本義云文王在上於昭於天者據武王以為言也言武王雖滅殷而有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于天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據后稷公劉以來為言也言周自上世以來為周久矣至文王始受天之眷命而興盛

也有周不顯乎自文王而顯大矣其顯不是帝命乎是帝命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言為天所親輔也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者言勉勉勤修文王之業使文王之善聞流於後世者不止能如此乃是周之君而可以為文王之子孫也子孫能勉勉不墜文王之令聞則本與支皆可傳於百世也子武王孫成王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者言周之興也不獨其君因其世德其衆士佐文王成功業者亦世有顯名而謀事忠敬惟此多士生於周國為幹事之臣文王用之以寧周邦也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者以戒成王也言美哉文王之德於此乎當續而廣之敬慎不墜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昔也天命為商之蕃屏而今也

乃命為周諸侯由商王失德而天奪之周有世德而天
予之天所予奪惟德所在而無常主故又曰侯服于周
天命靡常也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者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衆士以
戒周之羣臣以謂殷之衆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猶
服殷服者見其亡國之故臣也故引以戒周臣使亦無
失其世德以配天命而求福禄既又丁寧之曰當知殷
之未失衆心之時故能配上帝宜鑒殷之亡知天命之

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當明揚善聞常虞度殷之興亡皆自天也其卒章又言天無聲臭其命難知但效法文王所為則可以使萬邦信天之輔有德也

棫樸

論曰棫樸五章毛於其四章所解絶簡莫見其得失其首章棫樸之義頗詳而二家之說相違然毛得而鄭失也詩人本以文王能官賢才任國大事故美之如鄭說則豫斫棫樸將祭而積薪乃賤有司之末事民庶人人

能之詩人必不以此為能官人也鄭所以然者牽於二
章奉璋之説也奉璋助祭與積薪事不同然能奉璋助
祭亦止能官人之一事爾不必連首章言之且官人之
職多矣豈專於祭祀乎自倬彼雲漢而下二章如鄭説
更無官人之意但汎述法度為政等事汗漫而無指歸
此皆其失也

本義曰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以喻
文王養育賢才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

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其二章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其三章言舟之行水由衆人以楫櫂之如王之治國必衆賢居官以共濟其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者又言王有所征伐則六師皆從以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其四章言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才在朝為國之光采其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者作動也言文王能官羣材各任其職王但享壽考邈然在上無所動

作於人而國自治也蓋言官人之成效也其卒章又言金玉之質美矣必待追琢而成文章以喻臣下雖有賢才必待獎用而成德業又言王當勉勉用人而但提其綱紀爾

思齊

論曰序言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鄭云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蓋言文王所以聖者由其母太任之賢也然則思齊之義主述太任之德能致文王之聖爾今詩四章鄭

箋自惠于宗公而下三章皆了不及太任雝雝在宫肅
肅在廟又以為文王在辟雍羣臣助王養老在宗廟羣
臣助祭等事考序及詩皆非詩人本意其為衍説失詩
之旨遠矣惠于宗公鄭以為順于大臣據詩上文云太
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是方述太姒之德遽云順于大臣
便為文王之事其下文又别述神無怨恫上下文義何
由聨屬毛以無射為無厭鄭讀射為射御之射謂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皆觀禮於辟雍之人以不顯謂有賢才

之質而不明者無射謂無射才者且夫觀禮本欲化人雖狂愚之人皆得觀豈限賢才之質自古王者在辟雍未聞必須能射者方得觀禮就如鄭說不明無射之人皆來觀禮亦前世之常事不足彰文王之聖不聞亦式以為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不諫亦入以為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諍者皆得助祭於廟且詩但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鄭何據而知是在辟雍之人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何據而知是在宗廟之人不聞何據知為仁義

不諫何據知為孝弟學者穿鑿之弊至於如此毛以思齊為思莊以文理推之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也

本義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自太姜太任以至太姒相繼有賢德也其可思而齊者太任也可思而愛者周姜也太任文王之母也太姜大國之婦也京大室國也言太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妒忌之賢而子孫衆多又能輔佐君子順事先公而神無怨怒宗公先公也言周世有賢婦人文王幼育於賢母長

得賢妃之助以成其德其德廣被由内及外由近及遠自親者始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宫肅肅在廟者言文王平居在宫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言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又無厭倦而能守其常也保守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戎衆也烈光也假大也言文王之應於事雖衆多敏疾而不絶其施於事者光大而無瑕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者式法也言

事有雖未嘗聞舉必中法也又不待教諫而能入於善也毛謂性與天合者是也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能和敬於人神而出處有常度又述其遇事之聰明所為皆中理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於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有成人之德自其為幼小之子而養育成其性也既又推廣而言曰不獨文王古之人自其幼小教育無厭倦則皆有名譽為俊髦之士矣

皇矣

論曰據序但言文王修德最盛而考詩則上述大伯王季又多言文王征伐之事蓋詩人言周世德所積至文王又著功業而德最盛也詩謂二國者毛以為夏殷者非也且詩述文王何因遠及夏世而終篇無殷事則毛說非矣鄭謂二國為紂及崇侯者崇侯是其一也紂亦非也詩謂四國者毛以為四方鄭以為密阮徂共者鄭亦非也鄭所謂國者皆不見於前書莫可知其是否惟

據詩稱密人則密可知為國也又曰以伐崇墉則崇可知為國也其曰以按徂旅侵自阮疆二者亦似國名而知非者以上下文考之義不能通故也且鄭以密阮徂共為四國以充上維彼四國之文而數外又有串夷及崇詩人不應前以四國為目而後列六國上章先阮而後徂下章先徂而後阮共則不復再見密但言不恭而不言侵伐崇不在四國之數反著其伐功最詳其先後無次詳略失宜詩人之作不應如此絶無倫理此所以

難通也阮徂共既不可為國則四國當從毛説為四方詩云四國順之又云四國是皇又云正是四國詩人之語此類甚多然毛云侵阮遂往侵共以徂為往是矣而猶以阮共為國者亦非也今以文考義止於侵密伐崇二事爾且詩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若如鄭説以上下文考之乃是密人有不恭距命之罪不被討而徂阮共三國以無罪見侵理必不然毛傳亦同但以徂為往小異爾大義皆失之也或曰密人距周之侵三

國爾是亦不然且詩人本欲稱述文王之功業若周侵三國而密人距之則密亦有罪矣就如鄭說阮則侵而服徂則僅能止其旅共則不見勝敗密則未嘗加討是文王有所舉鄰國不順而不能討所侵之國又無必勝之功然則何以為功業何以示威德詩人亦何足稱述哉所以知其不然也而為毛鄭之學者又謂周侵三國召兵於密而不從者尤跌也阮共當是密國地之别名如周有岐邠豐召也串夷依毛傳則義通如以為昆夷

則上下文義絶不相屬故當從毛也詩既止述侵密伐崇則上文二國當是密及崇也度明類長君順比七者皆古今常言毛鄭曲為訓義雖未害文理然於義為衍去之可也

本義曰皇矣之首章言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定見此密崇二國失政而暴亂乃於彼四方諸國謀度孰可定民者而天意遲久之慎其所擇既憎二國之自大乃眷然顧周與之使宅西土其政不獲謂失

為政之道也者遲久也其二章乃本周作宇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本而營理邑居帝亦遷就以成周家之德累世積習常久而增大遂以配天而受命天立厥配者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受命既固者謂世積德久也其三章言帝視岐周之山柞棫松柏皆拔起茂盛謂其土地肥美可以建國乃使之作周邦以配天而推其始自大伯王季言此王季能友其兄大伯使讓巳以傳聖子而餘慶流光後世子孫受天之

祿無喪失遂至奄有天下其四章又言王季之德昭明克類可以君長大邦而文王順承比合其世德而無改遂受天福及於子孫悔改也其五章言天謂文王無信從諸侯之跋扈貪羨者宜先據可勝以臨之無信而從之也岸高也當先據高以制下謂諸侯有暴亂者先修威德以待之故密人不恭則赫然奮怒整其師旅以侵之兵入其國自阮至共而止其不伐滅其國者但揚其威不滅人之國以為德所以厚周之福而示天下其六

章又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密人既服外患已除乃度善原於岐渭之間以定周國其七章言天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厚不外為聲形又不大為變革使人不識不知如天於萬物使人不見其所為蒙德而不自知故諸侯不識文王之德者反助紂無道與周為仇敵者崇侯是也當率爾兄弟之國以往伐之其八章又言周師攻具之盛而崇城高大難攻而周師執生獻馘禱兵而伐之遂以滅崇而威德

加於四方無敢侮戾者言天下之心遂歸周也一侵一伐未必能使天下皆歸詩人上述伐崇皆先言帝謂者古人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尤託天命如天討有罪肅將天威恭行天罰之類是也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威德著則四方皆服詩人雖推大祖宗之功務極其美然功業大小次第先後亦自有倫也

生民

論曰妄儒不知所守而無所擇惟所傳則信而從焉而

曲學之士好奇得怪事則喜附而為說前世以此為六經患者非一也后稷之生說者不勝其怪矣不可以遍攻攻其一二之尤者則衆說可從而息也毛謂姜嫄者帝嚳高辛之配也高辛為天子以元鳥至之日親祠于郊禖以求子姜嫄從帝嚳而見于天將事齊敏天歆饗而降福乃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生異於人欲以顯其靈乃寘於隘巷而牛羊辟之又寘於平林而林間人收取之又寘於氷上而有鳥以翼覆藉之於是姜嫄知有天

異乃往取而育之鄭謂姜嫄非帝嚳之配乃髙辛氏後世子孫之妃爾髙辛後世不為帝矣得用天子之禮祠髙禖者為二王後故也又謂當祠髙禖時有上帝大足迹姜嫄履其指拇歆然感而有身遂生后稷以無人道而生子懼人不信乃寘之隘巷等處以顯其異凡恠妄之說使諸家合辭并力以相固結若折以至理猶可攻而破之況二家自相乖戾如此也今各以其所自為說者反攻之則亦可以屈矣毛鄭之前世已傳姜嫄之事

也今見於史記者是矣初無高禖祈子與欲顯靈異之事也直言姜嫄出履大人之迹生子懼而棄之及見牛羊不踐等事始知為異兒遂收育之爾就其妄説猶若有次第至二家解詩乃各增損其事以遷就已説毛能不信履迹之恠善矣然直謂姜嫄從高辛祠於郊禖而生子則是以人道而生矣且有所禱而夫婦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為異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氷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毛傳商頌

亦言高辛次妃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祀高禖而生契與
姜嫄生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為異其後生
后稷豈特駭而異之乎此又理之不通矣五帝君臣世
次至周以後已失其傳葢其相去千五六百歲歲久不
能無訛繆而無所考正矣今史記本紀出於大戴禮世
本諸書其言堯及契稷皆為帝嚳之子先儒以年世長
短考之理不能通固難取信而鄭又自惑於讖緯專用
命歷序言帝嚳傳十世因以堯契皆不為嚳子而猶以

后稷為嚳後世子孫謂堯不徒非嚳子亦非高辛氏之族故以后稷於堯世為二王之後其言無所稽據而皆由其臆出夫天命有德以王天下此聖賢之通論也天生聖賢異於衆人理亦有之然所謂天命有德者非天諄諄有言語文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則輔之以興爾所謂天生聖賢者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甫皆父母所生也鄭則不然直謂后稷天自生之爾夏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為商商

有天下六百歲而為周如鄭之説是天不因人道自與姜嫄歆然接感而生后稷其傳子孫一千歲後為周而王天下且天既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子孫天意果如是乎無人道而生子與天自感於人而生之在於人理皆必無之事可謂誣天也葢毛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鄭則不取其世次而取其怪説三家或異或同諸儒附之駁雜紛亂附毛説者謂后稷是帝嚳遺腹子附鄭説者謂

是蒼帝靈威仰之子其乖妄至於如此夫以不近人情無稽臆出異同紛亂之説逺解數千歳前神怪人理必無之事後世其可必信乎然則生民之詩孔子之所録也必有其義葢君子之學也不窮逺以為能闕所不知慎其傳以惑世也闕焉而有待可矣毛鄭之説余能破之不疑生民之義余所不知也故闕其所未詳

鳧鷖

論曰鳧鷖序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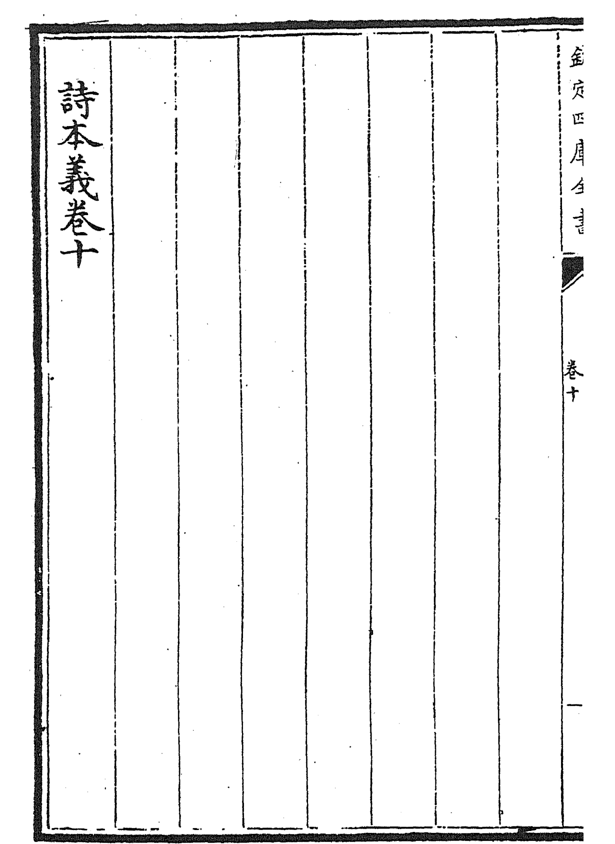
樂之者但言人神和樂而已其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沙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於詩大義未為甚害然學者戒於穿鑿而汩亂經義也

假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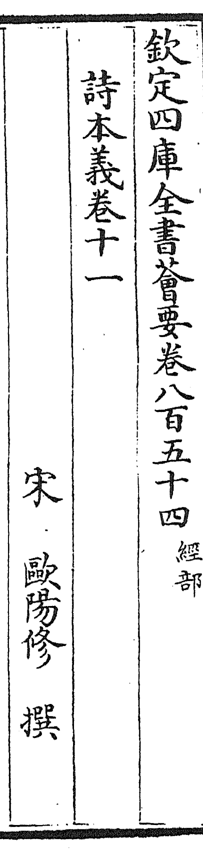
論曰假樂序所以但言嘉成王而不列所嘉之事者以詩文意顯更無他事可陳大意止於臣民嘉美成王之

德爾而鄭氏乃以宜人為能官人成王德美甚衆不應獨言其官人若專為官人而作則序當見詩人之意況考文求義理不然也其二章言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則不愆不忘當為戒其後世無忘成王之法爾而鄭以為成王循用周公之禮法者亦非也燕及朋友非謂燕飲之燕也語曰子之燕居則燕私之燕也三者皆為小失然既汨詩義則不可以不明燕及朋友與以燕翼子義同

本義曰詩人言大哉可樂者彼成王君子有顯顯之德以宜其人民而受天之禄為天所保右而命之以為王也其二章言成王福禄及其子孫之衆世世宜為君王又戒其子孫常循用成王之典法無使過差忽忘也其三章言成王外有威儀内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禄總其綱紀而已其卒章言在燕私則朋友在公朝則卿士皆當共愛于王而不解于位民乃得安息也



詩本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五十四

經部

詩本義卷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卷阿

論曰卷阿言召康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毛鄭二家所解得詩義者多矣而其所失者三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以為道可馮依以為輔翼得之矣而鄭謂馮為馮几有孝為成王有德為羣臣言王之祭祀

擇賢者以為尸豫撰几擇佐食尸之入也使祝賛道扶
翼之據詩十章其九章皆言用賢不應忽於此章三句
特言祭祀用尸之事於其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義
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絶不相屬且詩本無祭
祀之事此鄭之失一也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
爰止者謂吉士來居王朝如鳳凰來集鳳凰世所稀見
之鳥故詩人引以喻賢臣難得王能致之其義止於如
此爾而鄭以亦集爰止為衆鳥也謂衆鳥慕鳳凰而來

喻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往仕且詩人但言亦集爰止安知亦為衆鳥如下章亦傅於天豈可鳳自來集而衆鳥上傅于天此理不通灼然可見且詩人言亦者多矣皆是連上為文未嘗以亦别為他物也鄭又言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考於詩書成王時未嘗有鳳至此其失者二也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者言鳳鳴高岡而集於梧桐之上梧桐則菶菶萋萋然茂盛鳳凰則雝雝喈喈而和鳴以喻

成王能致賢士集於朝君臣相得而樂也故其下文遂言君子車多而馬閑謂其得優游之樂也而毛謂梧桐太平而後生朝陽且梧桐世所常有之木無時不生詩人言生朝陽者取其向陽而茂盛爾安有太平然後生朝陽之理此妄說也鄭又謂梧桐生猶明君出生於朝陽猶君德之温仁者亦衍說也此其失者三也

蕩

論曰詩人言上帝者多矣皆謂天帝也而毛鄭惟於板

及此詩以上帝為君王意謂斥厲王者皆非也蕩自二章以下每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者自是詩人之深意而鄭謂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者亦非也厲王之詩多矣今不暇遠引如蕩之前板也所謂靡聖管管天之方虐之類斥王之言多矣蕩之後抑也所謂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之類斥王之言多矣豈凡伯衛武公敢斥而獨召穆公之不敢也蓋鄭見詩為厲王作終篇

不刺王而但述殷商不得詩人之意所以云然也鄭又謂天降滔德是厲王施倨慢之化者亦非也且詩終篇述殷紂不宜中取一句獨斥厲王此理難通矣至於流言以對箋云王若問之則以對侯作侯祝謂王與羣臣乖爭而祝詛鄭意皆謂厲王者皆非也蕩蕩廣大也謂蕩然無限畔也序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者謂天下廣大無綱紀條理以治之也文章條理也鄭不達此意以蕩蕩為法度廢壞遂失詩義矣凡人善惡有大小故

作詩之意從而有深淺時君之過惡小則勸戒之而已
宣王之有規誨成王之有戒之類是也其過惡已大然
尚可力救之庶幾能改則指其事而責誚之凡言刺者
皆是也其過惡已甚顧力不可為則傷嗟而已蓋刺者
欲其君聞而知過傷者顧其君不可與言矣直自傷其
國之將亡爾然則刺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傷者其意
深故其言緩而遠作詩之人不一其用心未必皆同然
考詩之意如此者多蓋人之常情也蕩之序云召穆公

傷周室大壞也是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之興也能事事以殷為鑒因歎人事常有初而無終以謂初以文王興終以厲王壞也詩人所陳殷商之事自其初用小人至於大命傾亡其訓義則毛鄭得之矣所失者詩之大義也

本義曰召穆公見厲王無道而傷周室將由王而隳壞乃仰天而訴曰蕩蕩上帝乎此厲王者下民之君也天

之禍福於人其應甚疾而尊嚴之威可畏乃命此多邪辟之王以君天下遂言天之生民其命難信謂天果愛斯民乎則宜常命賢王奈何有初而無終謂初則命文王終則命厲王也其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其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為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

無道根本先壊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逺在夏后氏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抑

論曰序言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考詩之意武公為厲王卿士見王為無道乃作詩刺王不自修飾而陷於過惡其詩汎論人之善惡無常在人自修則為哲人

不自修則為愚人爾其意雖以刺王不自修而陷於不善然其言大抵汎論哲人愚人因以自警也蓋詩終篇汎論之語多指切厲王之語少而毛鄭多以汎論之語為刺王如靡哲不愚謂王政暴虐賢者佯愚之類是矣皆非詩義也鄭於蕩謂召穆公畏王監謗不敢斥言王而遠引殷商於抑則以小子皆為斥王何前後之不類也召穆衛武厲王時人不宜相異如此畏監謗而不敢斥理實不通然臣斥其君為小子義亦難安也今徧考

詩書稱小子者多矣皆王自稱為謙損自卑之言也未見臣呼其君為小子者也書曰小子封小子胡君命其臣可也周公呼成王為孺子者成王幼周公屬親而尊其語或然其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者主言成王之幼疑周公害之猶言欺孤兒爾理亦通也衛武於厲王非如周公之尊親而厲為暴虐之長王斥以小子而乳臭待之理必不然況考詩義亦非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者不欺暗之謂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者言幽

則有鬼神亦不欺暗之謂鄭引禮祭於奥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神之來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者衍説也考詩上下文直謂修慎容徳為人儀法爾了不渉祭祀之事也詩又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蓋言事有是非相亂者爾鄭謂童羊譬王后與政事又言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以上下文考之殊無倫次亦其衍説二者尤汨亂詩義者也至於分斷章句皆失其本既害詩義不可以不正也詩句無長短之限短或一二言長

至八九言取其意足而已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當以九言為一句也
本義曰武公刺王不修慎其容德而陷於不善其首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云者汎言人當外謹其容止則舉動不陷於過惡是其威儀為德之廉隅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云者謂哲人不自修慎則習陷為昏愚矣如書云惟聖罔念作狂也庶人之愚亦職維疾云者謂衆人性本善而初不明不能勉自開發而終為昏愚者譬

人之疾是其不幸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云者言哲人性明而本善惟不自修慎而習陷於過惡終為愚人者自戾其性爾此雖汎論人之善惡在乎自修慎與不修慎以譏王而勉之亦以自警其怠忽也其二章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云者競彊也亦汎言莫彊於人乃以一身所為而訓道四方謂以天下為已任可謂自彊者也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云者覺警動也言德行修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謂一日克已而天下歸仁也二

者為君天下者言也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云者言君天下者欲使四方四國訓道而服從其君臣相與謨謀以出命令遠慮深圖而以時相告戒者其要在一言而已敬慎威儀以為民法爾謂修身而天下服也一章二章皆汎論下章乃專以剌王其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云者指時事以剌王也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云者言王

荒于湛樂不思繼紹文武之業又不求先王所作之典刑不知為惡者有戮乃躬自陷於罪咎而皇天不祐則大戮當至如泉水之流汎濫無不被而君臣皆將滅亡也其四章曰夙興夜寐洒埽廷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云者刺王有廷内知日夕洒埽以示人嚴潔而不知修飭其身以自潔其容德又刺王知修戎備以防兵亂禦夷狄而不知修身以遠禍敗逷與惕同謂警惕之也其五章曰質爾人民謹爾

侯度用戒不虞云者敎王此所以防禍亂也質定也安定人民謹守為君之法度此乃以防非意之事也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云者亦敎王自修也謂慎出話敬威儀不猶愈於洒埽廷内與修戎備乎謂王知嚴潔其廷之勤而不知修飭其身之要知防兵戎於外知備夷狄於遠而不知敬慎近在其身而可以遠禍也其六章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云者又戒王之慎出話也無易由言無曰茍矣莫捫朕舌言

不可逝矣云者謂言不可苟雖莫有持我舌者而言不可以妄出也其七章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云者又戒王慎言與德謂善惡各有其報當施德於朋友庶民小人皆使懷惠則王子孫之衆世世為萬民承順謂施德自其身者子孫猶將獲報也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云者又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顏以接之以習為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其八

章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云者不欺暗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云者謂君子非徒不以不我見而自欺又有神鑒於幽而不可測宜常畏懼而不可怠忽也此又戒王不惟自修於顯又當不懈於幽隱也射厭也厭怠也其九章曰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云者謂臣民法王之為德當使稱善而美之則宜慎其舉止不愆於儀而不至於僭差而賊害則民罕有不效以

為法者謂人心樂善惟上所為是效其下章乃刺王之不然其十章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有德而應以類也謂上若修德以示下則下當為善以應之也彼童而角實虹小子云者言失所望也謂下當效上之為善而上反為惡使民無所效譬猶當童而反角使小人惑亂而不知所從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云者汎言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謂木必柔忍然後可以緡絲人必温恭然後可以修德其十一章曰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云者又汎言哲人可教愚人不可教如此其下章乃以刺王其十二章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云者刺王之不可教告而武公自悔也小子者武公自謂也未知臧否者不度可否也言我小子不度可否而欲教告王以善道非徒引其手而指以所從乃取已驗之事以示之欲其信非徒對面語之乃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而王終不信

聽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云者武公已自悔而又自解也抱持也謂扶持也假使我未知可否而遽教告王然我為卿士當扶持王雖遽教之不為過也惟人不自滿者何人蚤有知而不成其德言自是王心自滿教不可入爾其十三章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云者武公自傷丁此時也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云者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為德而反

以為罪也偕曰未知亦聿既耄云者言使我不知如此之難而教告王然我亦老矣今而不言恐後遂死而不得言也其十四章曰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云者不忍棄王而不告也言我小子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云者急辭也言天方將喪我國不暇遠引前世興亡之驗天之於人福善禍淫不差忒言王為

惡必及禍也而王方為邪辟使民困急言天愛民必降
禍罰於王也

桑柔

論曰桑柔之序但云芮伯刺厲王而不言所刺之事蓋
厲幽暴虐之王其政昏亂人民勞苦上下愁怨王之過
惡甚多故序不能以偏舉也其於兵役亦是暴政之一
事宜或有之然考厲王事蹟據國語史記及詩大小雅
皆無用兵征伐之事在此桑柔語文亦無王所征伐之

國凡鄭氏所謂軍旅久出征伐士卒勞苦等事皆非詩義也軍旅久出士卒勞苦是大舉兵也在於朝廷乃一大事宜有所代主名與其勝敗事迹不應詩無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傳皆無其事不知鄭氏何據而為説也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據詩但以桑無葉不能蔭覆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爾鄭以詩言捋采其劉乃云羣臣恣放損王之德者亦非詩人本意也又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者厭亂之辭也鄭以為

治國之道當用賢者不惟取喻踈遠又與下文意不聯屬亦非詩義也其餘小失甚多至其本義理自可見故不復具列也毛於刺厲之詩常以昊天上帝為斥王至此一篇鄭獨以昊天為上天鄭既不從可知毛説非矣

本義曰桑柔捋采病此下民者以桑無葉不能蔭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也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為喻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為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為喻也四牡騤騤臣吏奔走於道路也旟旐

有翩庶民召集於兵役也此臣民勞苦之辭也暴虐之政臣民勞苦不息則禍亂日生而不可平夷無國不至於泯滅民人雖衆皆為灰燼矣黎衆也此汎言暴政之為害有國必滅有民必盡既則歎嗟哀王為國所行之道方頻急如此也靡所止疑云徂何往者謂欲止則不知所安欲行則不知所往此臣民勞苦怨訴之辭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者民歸其咎於上之辭也言諸君子本無彊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

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爾其實刺禍由王致也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謂不幸生此虐王之時天方降怒於王而臣民遭此亂亡之禍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者不知逃亂之所也多我覯痻孔棘我圉者謂民疲病矣又急廹之以禦捍寇盜為謀為毖亂況斯削者刺王謀事不慎亂日滋而國日削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言王之臣遭王虐政如蹈水火也序爵者

謂外則守土公侯伯子男內則在位公卿大夫士也告誨之者謂芮伯也告王以可憂之事誨王以方今外內守土在位之臣皆有去王之心謂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執不思往就水滌濯其煩也既以火喻矣則又曰今羣臣逃禍不暇何能自守善道譬如遇水患者不思逃避以苟免則相與就溺矣是謂厭亂之辭也如彼遡風亦孔之僾者芮伯既以禍亂日滋而國家日削羣臣各懷去就之心以告誨王可憂可恤而王

不能聽如彼嚮風而歎未必聞也蓋呼聲者順風則聞速而遠逆風則難故以為喻也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者言民本無怠惰之心而不逮於事者言王盡民之力於稼穡而重斂之為羣臣禄食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言稼穡可寶當以禄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者言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而歲又蝗螟為災稼穡盡病哀痛羣臣

具列於位如贅疣而使中國卒至荒亂無有同力以念天災而救患者也其餘鄭氏得其義雖小有不合不害大義者皆可通也故不煩復解

瞻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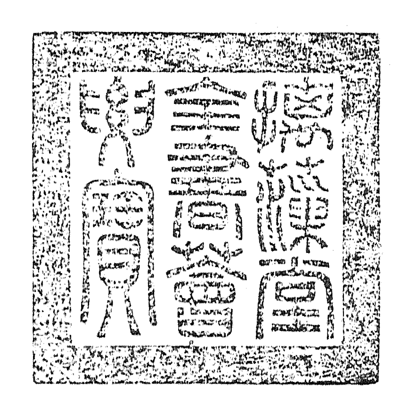
論曰詩云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者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其下遂陳幽王之事也又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

忝皇祖式救爾後者此稱天以戒王之辭也言藐藐昊天無不能鞏固周室無自為敗亂則上不忝先祖下全爾子孫也而毛鄭以昊天皆為斥王者非也又云微箴之者亦非也據詩述幽王有人之土田奪人之民人收無罪而説有罪等事直陳其過惡而斥言之者多矣何假微箴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但謂士多才智者為謀慮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者干外事則傾敗人國爾此義不待訓解而可知而鄭謂丈夫陽也婦人陰也及

陽動陰靜等語皆其衍説汨亂本義者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皆王所親近者其日相親近則不待教誨而習成其性爾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而毛訓寺為近鄭謂近愛婦人寺無訓近之義且詩所刺婦人本不謂踈遠者不暇更言近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者謂婦人不當與外事苟無公事則但當樂其蠶織爾休之義當如心逸日休之休而毛鄭以為休息也謂婦止不蠶而干公事考詩之文義不如此也公事者王

后以下所治宫中之内政及共祭祀之事也

詩本義卷十一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謄錄監生臣徐　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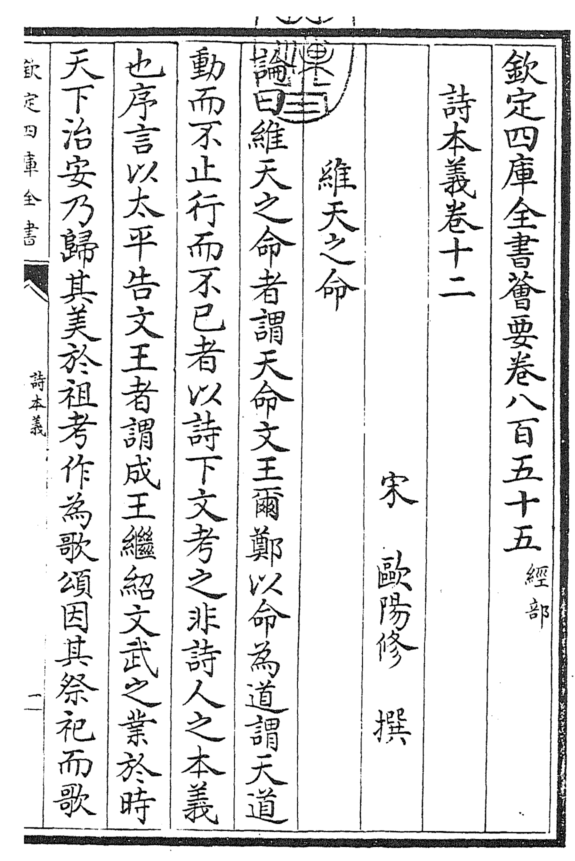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本義 卷十二至十五 附錄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詩本義卷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維天之命

論曰維天之命者謂天命文王爾鄭以命爲道謂天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者以詩下文考之非詩人之本義也序言以太平告文王者謂成王繼紹文武之業於時天下治安乃歸其美於祖考作爲歌頌因其祭祀而歌

之其於祭文王也乃述文王有盛德以受天命之事爾蓋頌作於成王之時而已其年數早晩不可知亦不必知而鄭謂告太平在周公居攝五年之末者既無所據出於臆說因謂既告之後遂制禮作樂又解駿惠我文王謂爲周禮六官之職者皆詩文所無以惑後人者不可不正也

本義曰成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假以及我我其𢑱之

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又戒其子孫益篤承之也假之為言如不以禮假人之假溢及也如水溢而旁及也成王謙言天本命文王興周而文王不卒遂假以及我爾不言武王主於祭文王也

烈文

論曰詩云錫茲祉福毛以為文王錫之鄭以為天錫之據序言成王新即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為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為是無封靡于爾邦是詩人述成王

告在廟諸侯之語云無封不在于爾邦而毛鄭以為無
大累於爾邦者非也無兢維人四方其訓之鄭於抑箋
與此意同亦非詩人之本義也詩人述成王即位之初
與羣臣謀政事於廟中則訪落是也王之見于廟也諸
侯來助祭已事而去以禮遣之則臣工是也其序皆言
詩人所述之事至於烈文之序但云諸侯助祭而不言
詩人所述之事其言略而不備者以詩文甚明而易見
故序不復云也今考詩意乃是詩人述成王初見於廟

諸侯來助祭既祭而君臣受福自相勑戒之辭也

本義曰成王祭於廟乃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無封靡于爾邦者猶言無封不在于爾邦謂有封必于爾邦也言我周之爵命封建于爾邦是先王所以尊崇諸侯諸侯宜念此大功世繼其序而增大之故曰維王其崇之又曰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此君勑其臣之辭也莫彊於人乃以其一身所修而為四方之訓者王也

其可不顯明其德而使百辟為法乎嗚呼前世之王皆不忘勉彊於此此臣戒其君之辭也

天作

論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考詩本義但謂天有此高山大王依以為國爾荒奄也謂奄有之爾鄭謂高山為岐山者是也又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者衍語也何山不興雲雨乎毛又謂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者益非也且物生於平地多而高山少豈獨

能安山生之物乎彼作矣文王康之者作起也彼大王也謂天起高山太王奄有之大王起於此而文王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往也謂大王自豳往遷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其下言戒子孫保之也鄭謂彼作矣為作宮室又云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皆非也

時邁

論曰據詩但言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爾

鄭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者詩既無文鄭何從而得此
說由鄭以天其子之既為子周矣嫌其下文又云實右
序有周義無所屬故贅以多生賢臣之語爾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鄭謂王巡守而天下咸服不復用兵考武王
之事蓋天下已定遂收藏兵器而後巡守爾不得云王
巡守而天下服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鄭謂
我武王求有懿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而歌之如
鄭之說是武王陳臣下之功而歌頌之其下文云允王

保之者是誰呼武王而戒使長保也鄭於此頌其失尤多矣

本義曰時邁者是武王滅紂已定天下以時廵守而其臣作詩頌美其事以為告祭柴望之樂歌也其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者言武王廵守所至之邦天當子愛之以其能右助我有周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者言武王廵守諸國聊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懼而修職也莫不者非一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

維后者言武王又來安和其山川百神信矣我王真天下之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者言顯昭有周之命以序諸侯之在位者謂時邁所至之邦考其功過而黜陟之皆天子廵守所行之事也作頌者既已述廵守之事乃於卒章頌周之功德以告神因以戒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者言王以武除暴亂成功而兵不用也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者我者作頌之臣自我也言我求周之美德陳于是夏而歌之遂戒王曰信矣王宜保守

之

思文　臣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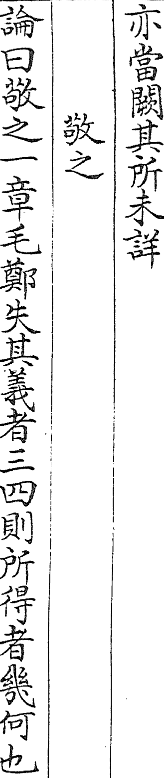
論曰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於皇來牟毛但以牟為麥而鄭於思文謂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出於今文尚書偽泰誓之文也故於臣工又云赤烏以牟麥俱來甚矣漢儒之好怪也生民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毛謂詩言誕降者天降也鄭遂云天應堯之顯后稷

為之下此四穀之嘉種蓋毛鄭於生民已為天降四穀之説至於思文臣工又為此説不獨鄭氏之失毛意似亦同也書稱后稷播時百穀者蓋其為舜教民耕殖以足食爾如後世有勸農之官也非謂堯舜已前地無百穀而民不粒食待天降種與后稷而後有也然則百穀草木其有固已久矣安知四穀之種為后稷而降也使天有顯然之迹特為后稷降此四穀其降在於何地自周秦戰國之際去聖遠而異端起竒書怪説不可勝道

而未嘗有天為后稷降種之說詩又無明文但云誕降
則毛鄭何據而云天為后稷降種也可謂無稽之言矣
是以先儒雖主毛鄭之學者亦覺其非但云詩人美大
其事推天以為言爾然則毛鄭於后稷喜為怪說前後
不一也自秦焚書之後漢初伏生口傳尚書先出而泰
誓三篇得於河內女子其書有白魚赤烏之事其後魯
恭王壞孔子宅得真尚書自有泰誓三篇初無怪異之
說由是河內女子泰誓世知非真棄而不用先儒謂之

僞泰誓然則白魚赤烏之事甚為繆妄明智之士不待論而可知然毛鄭之說既存汨亂經義則中人以下不能無惑不可以不正也牟者百穀中一穀爾自漢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亦言麰麥然言麰又言麥則明非一物蓋麥類也而後之學者以麥不當有二名因以麰為大麥然謂麰為麥之類或為大麥理尚可通若謂來牟為麥則非爾且毛鄭所據僞泰誓但云以穀俱至則在百穀之中不知為何穀是毛鄭妄信僞書不可知之穀

臆度以為麥而苟欲遷就來牟之說爾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此一頌毛鄭之說爾是以來牟為麥始出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偽泰誓不可知之言爾其可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諸穀之名黍稷稻粱之類甚多而獨無麥謂之來牟是毛公之前說詩者不以來牟為麥可知矣然來牟既不為麥而於爾雅亦無他解詁旁考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爾然則闕其不知可也來牟之義既未詳則二篇之義



亦當闕其所未詳

敬之

論曰敬之一章毛鄭失其義者三四則所得者幾何也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毛但易士為事而都無其説鄭遂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且天之蒼然在上者一氣也運行晝夜照臨萬物者日月之明也其所以降監善惡禍福於人者乃天之至神也而鄭氏遂言天運日月以日月瞻視何其淺也緝熙詩書之常語也

而毛鄭常以為光明至於此頌云學有緝熙于光明然則緝熙不為光明可以悟矣而二家對執遂云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此豈為通義哉示我顯德行者成王荅羣臣見戒之意爾鄭謂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且周公所以居攝者以武王初崩成王幼未能視事遂代之攝行政事爾蓋自武王崩之初即攝政也豈待嗣君祭廟見羣臣自陳不能於詩頌然後始有居攝之意邪况考詩文了無此語鄭氏

之旨不惟衍説實惑後人不可以不正也命不易哉當為難易之易毛鄭以為變易之易者非也

本義曰羣臣之戒成王曰敬之哉天道甚顯然其命不易無以天高為去人遠凡一士之微其陟降天常監見之況於王者乎其舉止善惡天監不遠也命不易哉云者言王者積功累仁至於受命而王甚艱難也成王乃荅羣臣見戒之意為謙恭之辭曰維予小子不聰明於敬天之道但當以日月勉彊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其

道光明然更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

酌

論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但云遵率養取晦昧而更無他說為義疏者述其意云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則毛公謂於鑠王師者武王之師也鄭箋云文王之用師率叛國以事紂則鄭又以為文王之師也二說自相違異毛謂武王之師是矣而遵養

時晦毛鄭之說皆非也養之為言不待訓詁而其義自明毛訓為取者苟欲曲就己之說爾遵養當連言及下時晦共為一事而毛鄭皆斷遵一字獨為一義而養時晦又為一義如此豈成文理毛以遵為率師鄭謂遵為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且毛謂率師猶以上文有王師之言如鄭之說是詩人但著一遵字而使後世知是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此鄭之臆說穿鑿可知矣毛謂武王率師以取闇君雖非詩人所謂遵養時晦之義

然率師取紂實是武王之事但詩人之意與毛不同爾若鄭謂文王養紂以老其惡者是厚誣文王也紂為暴虐比干直諫以死孔子目為殷之仁人葢比干非不知紂之不可諫然不忍棄其君而不救其惡使陷於禍敗遂冒死以進者猶兾可救於萬一孔子以其愛君之意篤故以仁人目之如鄭所謂文王者異乎仁人之用心也孔子於湯武之事心甚非之其於論樂云武未盡善畧見其意而無明言以貶之但咨嗟歎息極稱文王之

美而已美於此則非於彼可知矣此聖人之深意也茍如鄭說則文王率紂為不善養成其惡利而取之此小人尚或不為而孔子尚何極稱其美哉是故知文王之用心者惟孔子一言而為萬世信者亦惟孔子也由是言之鄭氏可謂厚誣矣鄭氏此說近世學者多以為非而著論以辨之余於此頌因衆論而正之也

本義曰於鑠王師者美武王之師也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謂有師而不耀其威武養之以晦也時純

熙矣是用大介者介助也時至而後動乘時而興用王師為大助也謂周興以德不專用武以師助其興爾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功武王之所為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為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有駜

論曰有駜之義毛以為馬肥彊貌又謂馬肥彊則能升

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據詩但述乘馬肥彊爾毛以喻臣能彊力已為衍說而鄭又謂喻僖公用臣必先足其禄食則莫不盡忠意謂畜馬者必先豐其養飼養飼豐則馬肥彊馬肥彊則能盡力以喻養臣者必先豐其禄食禄食足則臣盡忠者皆詩文所無此又妄意詩人而委曲為說故失詩之義愈遠也振振鷺鷺于下毛以為興潔白之士鄭又謂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與之飲酒鄭所謂君

臣明義明徳者解在公明明也故為義疏者廣鄭之説謂僖公君臣既明徳義則潔白之士慕其所為羣集於朝因謂在公為舊臣振鷺為新來之士不惟詩無明文妄為分别非詩之本義若以首章之義如鄭説則舊臣夙夜在公而新來之士飲酒醉舞此豈近於人情所以然者皆由委曲生意為衍説以自累也據序言頌君臣之有道者謂僖公君臣知治國之道致其國治民安然後君臣燕樂有威儀爾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

儀也鄭於周頌箋傳是矣

本義曰有駜有駜駜彼乘黄者僖公寵錫其臣車馬之盛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者其臣修其官稱其車服之謂也在公明明者謂修明其職也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者言其羣臣能自修潔有威儀君臣燕飲以相樂也胥相也其先言在公而後言胥樂者先公而後私也下章飲酒載燕其義皆同卒章箋傳是矣

那

論曰詩云寘我鞉鼓毛鄭皆讀寘為植謂三代之鼓異制夏足鼓殷植鼓周縣鼓湯伐桀定天下作濩樂始用植鼓故詩人歎美之者非也如毛鄭之說鞉貫而揺之非植鼓則寘不讀為植已可知矣且詩人稱頌成湯之功德當舉其大者如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聖敬日躋式于九圍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之類是也湯作大濩雖是成功之樂詩人欲歌頌之亦必舉其大者據禮家之

說三代器服無一物相襲者至於樂舞其器甚衆商人改夏制者不可勝數不獨植鼓也鼓衆樂器中一器爾鞉器之尤小者也商人歌頌成湯功德不應遺大舉小若曰植鼓取其變夏制而立殷制則器服變制大者頗多又况鞉非植鼓乎書曰下管鞉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詩人必不引以為成湯之美事以此可知毛鄭之非也據序云那祀成湯也若依序說商人作頌以為祀湯之樂歌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衎樂先祖則得

之矣古人作頌之體此類甚多如周頌我將祀文王但述祀時羊牛肥腯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鐘鼓管磬之類是也頌曰湯孫奏假毛謂湯孫者成湯也言湯善爲人子孫也鄭謂湯孫者太甲也二家之說皆非也且湯孫者當是湯之孫爾若以湯爲孫則是商人謂其先祖爲孫理豈得通鄭以湯孫爲太甲者但以世次數之太甲於湯爲孫爾至烈祖祀中宗又云湯孫之將殷武祀高宗又云湯孫之緒則鄭所謂湯孫者不得爲太甲也

頌言湯孫者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頌作於何時所斥者何王爾葢商有天下六百年而為周自天下為周而微子封於宋又四百餘年而孔子始得商頌於宋宋之禮壞樂崩久矣其頌亡失之餘纔五篇僅存爾當孔子得頌時已不知其作於何王之世也然則湯孫不知是商之何王鄭以為太甲者妄意而言爾置當讀如置器之置綏我思成者綏安也思語助也安然而成者謂下章所陳管磬和調而成

聲也毛引禮記齊日之說亦非也思讀如不可射思之思

本義曰猗那之頌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樂舞及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皆由商王之能將其事也其述樂也先自其小者故先言鞉鼓次言管磬次言庸鼓次言萬舞皆述其聲容之美又言諸侯助祭者皆悅懌羣臣執事者皆恭恪一章三稱其主祀之時王而謂之湯孫者言其能主商祀之烝嘗可謂湯之子孫

矣其大義止於如此爾其始云湯孫奏假者言能奏此樂而升薦之鄭解假為升是也其又云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詩人作此頌以為祀成湯之樂歌其言湯孫能修祀事則可若於赫者盛美之辭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故當為於赫湯之孫也卒云湯孫之將者謂能將祀事也其述樂先小者而閒稱湯孫至於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

烈祖

論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鄭執那頌烈祖以為成湯者非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矣此古今人之常也是則湯之後世以湯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此常事也何必曲為之說哉頌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毛訓假為大而已鄭謂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非也其失自左氏傳春秋也左傳魯昭二十年晏子為齊侯陳和同之異云和如羹焉者其意本譏齊侯與子猶同欲不得

為和也因引和羹為喻以謂和者鹹酸異味相濟為和以喻君臣以可否相濟為和故曰君臣亦然因引此頌云亦有和羹但謂羹當以五味相和爾古人引詩喻事多不用詩本義但取其一句足以曉意而已如鵲巢本述后妃而晉穆叔引以喻晉君有國而趙孟治之之類是也方晏子引頌和羹雖非詩義而未為甚失鄭則不然據詩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鄭何據而為喻諸侯哉詩無明文乃是臆説

也至於鄭解鬷假無言以為諸侯助祭總升堂而齊一
寂然無言而杜預注左氏傳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
和羹以此見先儒各用其意為觧以就成己説豈是詩
人本意也至如詩云來假來饗降福無疆假至也據詩
但言神至而饗乃降福爾蓋鄭訓假為升遂云諸侯助
祭者來升堂獻酒而神饗且諸侯助祭古無獻酒之禮
今詩又無明文亦鄭之臆説也
本義曰嗟嗟我烈祖中宗以其有常之福申錫及爾者

爾時主祀之王也既載清酤賚我思成謂以清酒祼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亦有和羹者言調和此羹之人謂膳夫也既戒既平者戒慎其事也而鬷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臣總至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約軧錯衡八鸞鶬鶬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享也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者我時王受天命溥將此祭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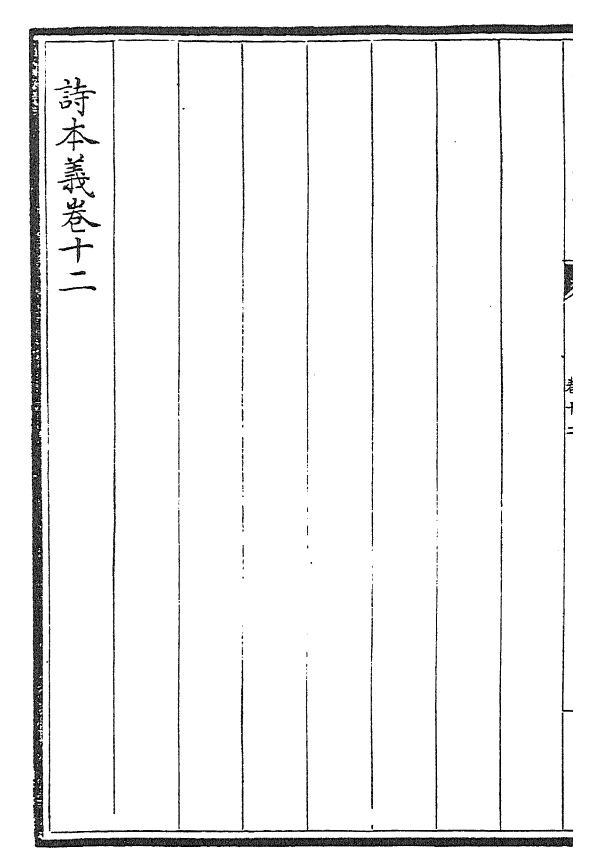
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致神歆饗而降福也上云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

長發

論曰帝立子生商帝上帝也而鄭以為黑帝鄭惑讖緯其不經之說汩亂六經者不可勝數學者稍知正道自能識為非聖之言然今著於箋以害詩義不可以不去也至玄王桓撥又云承黑帝而立子者亦宜去也書稱

格王正厥事寧王遺我大寶龜商頌亦云武王載旆之類甚多葢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也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毛以苞為本櫱為餘訓詁是矣鄭何據而為三王之後乎考文求義謂一本而生三櫱也然則大者為本小而附者為櫱夏所謂本也韋也顧也昆吾也所謂三櫱也達生長也謂此三櫱莫能遂達其惡皆伐而去之并拔其本也其曰九有有

截者蓋湯已為天下所歸用此九有之師以伐三蘖并其本而去之也



詩本義卷十二